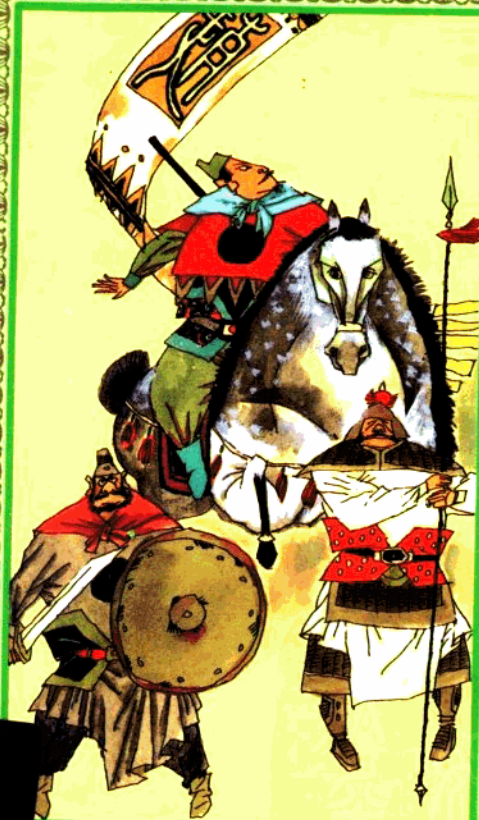


吴 璿 著

飞龙全传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2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	1
第 二 回	
配大名窦公款洽 游行院韩妓殷勤	10
第 三 回	
赵匡胤一打韩通 勾栏院独坐龙椅	19
第 四 回	
伸己忿雹打御院 雪父仇血溅花楼	28
第 五 回	
赵匡胤救解书生 张桂英得配英主	37
第 六 回	
赤须龙山庄结义 绿鬓娥兰室归阴	47
第 七 回	
柴君贵贩伞登古道 赵匡胤割税闹金桥	57
第 八 回	
算油梆苗训留词 拔枣树郑恩救驾	67
第 九 回	
黄土坡义结芝兰 独龙庄计谋虎狼	76

第 十 回

郑子明计除土寇 赵匡胤力战裙钗 85

第 十 一 回

董美英编谜求婚 柴君贵惧祸分袂 95

第 十 二 回

笃朋情柴荣赠衣 严国法郑恩验面 104

第 十 三 回

柴君贵过量生灾 郑子明擅权发货 114

第 十 四 回

为资财兄弟绝义 因口腹儿女全生 124

第 十 五 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首阳山征人失路 132

第 十 六 回

史魁送柬识真主 匡胤宿庙遇邪魑 141

第 十 七 回

褚玄师求丹疗病 陈抟祖设棋输赢 150

第 十 八 回

卖华山千秋留迹 送京娘万世英名 160

第 十 九 回

匡胤正色拒非词 京娘阴送酬大德 170

第 二 十 回

真命主戏医哑子 宋金清骄设擂台 178

第 二 十 一 回

马长老双定奇谋 赵大郎连诛贼寇 189

第 二 十 二 回

柴君贵穷途乞市 郭彦威剖志兴王 199

第二十三回

太祖尝桃降舅母 杜公抹谷逢外甥…………… 209

第二十四回

赤须龙义靖村坊 母夜叉计和甥舅…………… 220

第二十五回

杜二公纳谏归正 真命主违数罹灾…………… 230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复会 兴隆庄兄弟重逢…………… 238

第二十七回

郑恩遗像镇村坊 太祖同心除妖魅…………… 247

第二十八回

郑恩无心擒猎鸟 天禄有意抢龙驹…………… 257

第二十九回

平阳镇二打韩通 七圣庙一番伏状…………… 265

第三十回

世宗荐朋资帡幄 弘肇被潜陷身家…………… 274

第三十一回

郭彦威禅郡兴兵 高怀德滑州鏖战…………… 283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观星象 苏逢吉耸驾丧军…………… 292

第三十三回

李太后巡觅储君 郭元帅袭位大统…………… 302

第三十四回

王子让辞官养母 宋太祖避暑啖瓜…………… 311

第三十五回

宋太祖博鱼继子 韩素梅守志逢夫…………… 319

第三十六回

再博鱼计赚天禄 三折锉义服韩通…………… 328

第三十七回

木铃关盟友谈心 监军府元帅陪礼…………… 336

第三十八回

龙虎聚禅州结义 风云会山舍求贤…………… 344

第三十九回

太祖射龙解水厄 郑恩问路受人欺…………… 354

第四十回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363

第四十一回

苗训断数决鱼龙 太祖怜才作媒妁…………… 372

第四十二回

世宗进位续东宫 太祖非罪缚金銮…………… 381

第四十三回

苗训决算服柴荣 王朴陈词保匡胤…………… 390

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带罪提兵 杜二公挈众归款…………… 400

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纳婿应运 高行周遣子归乡…………… 409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刎颈报国 赵匡胤克敌班师…………… 418

第四十七回

刘崇兵困潞州城 怀德勇取先锋印…………… 427

第四十八回

高怀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战高平…………… 436

第四十九回

丁贵力战高怀德 单珪计困赵匡胤..... 445

第五十回

单珪覆没蛇盘谷 怀德被困铁笼原..... 454

第五十一回

冯益鼓兵救高将 杨业决水淹周师..... 463

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响马路阻新人..... 472

第五十三回

陶三春职兼内外 张藏英策靖边隅..... 482

第五十四回

王景分兵袭马岭 向训建策取凤州..... 492

第五十五回

课武功男女较射 贩马计大闹金陵..... 502

第五十六回

杨仙人土遁救主 文长老金饶伤人..... 513

第五十七回

郑子明斩将夺关 高怀亮贪功殒命..... 524

第五十八回

韩令坤擒刚孟俊 李重进结好永德..... 534

第五十九回

刘仁贍全节完名 南唐主臣服纳贡..... 545

第六十回

绝声色忠谏灭宠 应天人承归正统..... 557

第十六回

史魁送柬识真主 匡胤宿庙遇邪魑

诗曰：

请君膝上琴，弹我游子吟。
哀弦激危柱，离思难为音。
宾御皆烦纡，何况居者心。
背井既有年，归哉无日宁。
不惜路悠长，眷此朋壶簪。
山川亦已隔，邈若商与参。
行迈且靡靡，忧心甚殷殷。
岐路越高关，跋涉遏云岑。
中诚奚尽写，鬼魅薄行旌。

话说赵匡胤投亲不遇，踟躕道途，正当进退无门，偶忽遇着一伙贩卖私盐的，听他有路可以超过关头，即忙问他路径。那众人说道：“我们贩卖私盐的，怎敢望着正路往关口上行？亏得有这一条私路，幽僻便逸，无人盘诘，偷将过去，就是关西大路了。所以常常往来，并不曾犯事。”

匡胤听了，心下暗自喜欢，想道：“我如今终日奔波，尚无安顿，何不随了他前去？若到关西，便好找寻大哥、三弟，重得相逢。”正在思想，忽听众人又问道：“不知壮士何故也问这条

路径？”匡胤道：“不瞒众位说，在下要往关西干事，顺便到此探亲。不想此间荒旱，舍亲举家不知去向。因思往返迢遥，日期担误，幸逢众位说有便路可通，觉得顺道而行，较近了许多。怎奈不识路径，万望众位挈带同行。”众人道：“壮士既要同行，我等自当引路。”匡胤于是跟了众人，望前而走。

一路上，但见人烟寂寂，树木重重，走遍了山径崎岖，盘旋曲折，走已多时，不觉出了叉口，已在关西地面。进了一座村庄，名叫枯井铺，比那关东另是一般风景。当时匡胤拣了一个酒铺儿，邀请众人进去饮酒。吃了一回，众人谢别，欢欢喜喜各走赶趁生意去了。

匡胤独自一个，又买了些现成饮食，饮餐了一顿，会还了钞，方才走出店门，信步往西而走。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公子慢行，小人有话相问。”匡胤听唤，停步回头一看，见那人生得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年纪约有二十光景，忙忙奔至跟前。匡胤问道：“壮士有何见谕，唤着在下？”那人道：“请公子出了村口，慢慢的讲。”

二人走了多时，来至村市梢头，见有酒楼，匡胤邀了那人进店上楼。叫酒保取将酒食上楼，二人坐下，宾主传杯，余外无人坐饮。当时饮了一回，匡胤开言问道：“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仙居何处？今日会着在下，端的有甚事情？就请见谕。”

那人答道：“小人乃史敬思之孙，史建瑭之子，名唤史魁。只因刘主登基，父亲早丧，小人流落江湖，佣工度日。前日忽遇了一位相面的先生，名叫苗光义。他交与小人一个柬帖儿，叫小人依今日今时，在这枯井铺等候；若遇见一位红面的壮士，便是兴隆真主，将这柬帖送上。所以小人在此等候，不想果应其言。”说罢，身边取出柬帖，双手送将过去。匡胤接在手中，拆

开观看，只见那上面写的是几句七言诗儿，说道：

枯井铺里宜早离，枯水井里龙怎居？
遇鬼休把钱来赌，华山只换一盘棋。
空送佳人千里路，香魂渺渺枉嗟吁！
路逢哑子与讲话，恐惹愚民苦相持。
桃花山上有三宋，古寺禅林战马嘶。
五索州中休轻入，三砖两瓦炮来飞。
贬却城隍并土地，那时依旧在关西。
雁行重叙正相欢，水泛城垣祸怎离？
关东再与君推算，眼望陈桥兵变期。

匡胤看了诗词，半明半暗，一时不解其意，只得收在囊中。开言叫道：“史兄乃是将门之子，在下未曾会面，多有简慢。”史魁道：“公子休要谦词，小人虽听苗先生嘱咐，一时恐惹人疑，不敢泄漏。公子日后兴腾发迹，小人便来效劳辅助，望勿推辞。”匡胤笑道：“这些野道之言，史兄莫要信他。我们知己相逢，须当谈心畅饮，乃是正理。”

于是二人重整杯壶，开怀欢饮，彼此各把生平本事，互相剖露一番。时已酒深，遂即下楼。匡胤将钞会讫，同出店门分别，两下恋恋不舍，各自情深。史魁无奈何，只得谢别，投往别处去了。后来在五索州匡胤有难，前来相救，得能会面。此是后话，按下不提。

单说匡胤别了史魁，心下想那柬帖上言语，看起头两句说的枯井铺、枯水井，必竟是那地名不好，故此叫我不可久居。如今且往前面，寻个宿店安歇了，再作道理。当下离了枯井铺，一路前行，正值暮秋天气，金风阵阵，透体生凉。正是云飞送断

雁，月上净疏林。

匡胤独步踽踽，不觉浩然叹道：“我因一时性起，杀了女乐，抛亲弃室，避难他方。幸遇大哥、三弟，陌路相亲，黄土坡前结义，木铃关外分离，以致投亲不遇，日暮途穷，海角天涯，令人增叹。未知行踪何定，归着何期？”一种思想之间，不觉日已沉西，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举眼一望，见那北山坡下，却有许多房屋，中间设着一所庙宇，一般的东倒西歪，破败不堪。即时索行几步，奔近前边，见路旁一座石碑，隐隐的镌着“神鬼庄”三个大字。匡胤心中暗想道：“此处是座村庄，怎的这般败坏荒凉，不知遭了兵火，还是遇了饥荒？所以黎民逃散，房舍凋零。”复又走至庙门前，看那匾额写着“神鬼天齐庙”。匡胤不觉发笑道：“那座庙里没有神？那座庙里没有鬼？这庄既叫神鬼庄，为何这庙也叫神鬼庙？这个名儿倒也希罕。”

移步进了庙门，看那两边的钟鼓二楼俱已坍塌，墙垣榱桷①零落崩残。又进了二门，仔细看时，只见那泥塑的从人，身体都是不全：千里眼少了一脚，顺风耳缺了半身。两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墀，草丛遍地。将身上殿，见那正中间供着一位天齐神圣，金光剥落，遍体尘埃，香雾虚无，满空蛛网。那左右威灵横卧，东西鬼判斜倚，真个荒凉凄楚，易动人怀。

匡胤点头叹想道：“似此景象，莫说为人兴衰有数，就是神圣庇佑十方，也有个艰难时候。果然阴阳一理，成败皆然，真为可叹。”伤感之间，早已星斗当空，黄昏时际。匡胤走至供桌前，作下一揖，朝上说道：“神圣，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宿头，特到尊庙打搅一宵；后有寸进，自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说罢，往阶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重重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和衣而睡。不觉的呼呼睡着，鼻息如雷。正

是：

一觉放开心地稳，梦魂遥望故乡飞。

匡胤睡在供桌之上，虽然行路辛苦，身体困倦，怎奈此时正当暮秋天气，寒风栗烈，直透肌肤。睡未片时，忽而惊醒，翻身定性了一回，耳边忽闻哗哗啦啦，呼么喝六之声，恁的闹热。匡胤想道：“这冷庙之中，怎的有人赌博？听这声响，却也不远，值此天气寒冷，料也睡卧不着，何不走往前去，看玩一番，聊为消遣？”主意定了，跳下桌子，手提行李，出了大殿，顺着响处一路行去。望见西北角上，影影露出灯光，紧步上前一看，原来在侧首一间配殿里耍钱。匡胤一时心痒，咳嗽一声。

只听得里边有人说道：“兄弟们，我们趁此把场具收拾了罢，你听外面有人来了！”一个道：“果然，我们收罢，这来的人儿有些不好。”又一个道：“不要收，不要收！我们正要等他进来，讨个着落，好待出头，怕他怎么？”匡胤不管好歹，两三步走进了殿门。只见殿上有五个人席地而坐，轮流掷骰，赌做输赢。那上面坐着一个纱帽圆领的抽头监赌。匡胤暗自诧异，道：“怎么！做官的也在这里设赌，滥取匪财，却不道‘荡废官箴，作法自弊’。我如今也不要管他，且自当场随喜片时，有何妨碍？”即时说道：“列位长兄恁般兴致，小弟也来一叙何如？”那五个答道：“使得，使得。”即便挨了一个空儿，让匡胤坐下。将包裹放在身旁，叫道：“列位，我们既做输赢，不知赌银子，还是赌钱？”

那上面抽头的官儿答道：“我们银钱尽有，好汉只管放心注马便了；倘遇输赢，我自开发。”匡胤满心欢喜，告过了么，就把骰子抓将起来要掷；下边的几家，买上了七八大注。那匡胤掷下盆中，却是个“顺水鱼儿”——开先到底，三七共该输了二

两一钱。心中不舍，并一并人家，掷了个黑十七，又输了三注。此时放头的风快，再不杂手。匡胤输得心焦，正在发躁，只见头家说道：“且住，我们掷了多时，把这输赢结一结账，开发了再掷。”匡胤便将注马点算，共输了三十三两六钱，随即解开包裹，把银子称出，每锭计重五两，共开发了六锭，欠下三两六钱。那放头的说道：“好汉，既然开发，何不一总儿归清？不如再发出一锭，待下回退算何如？”匡胤依言，复又取出一锭交与头家，当场又告了么，重新又掷。

此回轮该上家先掷，匡胤却把骰子抓在手中，说道：“是我掷的下注，倒买一盆罢。”下边的即便买上两大锭。当时匡胤举手掷下，指望开快满赢；不期那骰子在盆中滴溜溜的旋，旋了一回，先望四个二，然后又是两个么。那上家正要掠起骰子来掷，那匡胤输得急了，一心要赖，将手拦住。那上家说道：“你掷的是‘一果头儿’，理该我掷，为何把我拦住？”匡胤道：“我掷了这个‘大快’，你为甚又掷？”那人道：“五个一色，六个一色，方算得输赢；你掷的是四个二，两个么，名为呆头名色，非又非快，为甚么不许我掷？”匡胤微微冷笑道：“你们虽会赌钱，却没经过阵场，连那名色儿都不认得，还赌甚钱？”那人道：“你又来了，这的骰子有甚名色，反说我不认得！”匡胤道：“原来你们果不识得。我这骰子名为‘果快’，又是‘巧色’，待我把这骰子的名色，逐项儿说与你们，方才知知道：

若掷四个六，一个四，一个二，名为‘锦裙襦’；有么有五，名叫‘脱爪龙’，又叫‘蓬头鬼’；若两个三，名为‘双龙入海’；若掷四个五，一个么，一个四，名为‘合着油瓶盖’；有二有三，名叫‘劈破莲蓬’；若掷四个四，两个二，名为‘火烧隔子眼’；有么有三，名为‘雁衔火肉丹’；若掷四个

三，一个二，一个幺，名为‘折足雁’；若掷四个二，两个幺，名为‘孩儿十’。

这些名色，都是有赢无输的‘大快’。我掷的便是‘孩儿十’，已是赢了，你何为又掷？”那人听了，只是不依，彼此争嚷不休。

那头家说道：“老二，你也不必争嚷，这好汉说来，句句都是有理，这一盆算你输了罢。你们打上注，重新再掷，便见高下。”匡胤听了大喜，遂又打上了十锭注马，抓起骰子又掷。那下家也便买上三锭。匡胤掷下看时，却是三个六，两个二，一个幺。下家说道：“如今真也输了，却没得说。”伸手过来要取注马，匡胤将手挡住道：“今番原是我赢，你不将银子配上注马，反来强取，是何道理？”下家发急道：“你掷的是‘四臭’，怎么倒是赢？”匡胤哈哈大笑，道：“我说你们果是没经过阵场，名色不知，强来与我戏赌。我且再把这骰子明白说与你听，方才信我。凡系四点、六点、七点为‘叉’，只有这个五点，称为‘夺子’。我掷的是个‘四开大快’，如何不算我赢？”那头家听了，又说道：“老五，你赖他不过，也不必说了，叫他打上了银子，你便再掷。”匡胤闻言，暗暗欢喜，即便打上了十二锭银子，举手又掷。

看官们明理骰子的，果不必细说，但说书的不得不历举名色，略为指陈。虽非妄凭臆见，牵扯荒唐，然从古相沿，亦非无据，不过依样葫芦，道听途说而已。相闻传流的六个骰子，辨别输赢，以五子一色，六个全色，名为“大快”。其余除了三同不算，那三个十点以上者为赢，十点以下者为输。还有对子幺二三，名为“顺水鱼”，也算为输。凡五点夺子，四呆外快，古时并作输论。只因赵太祖少游关西，遇赌输急了，强争赢注，所以传到如今，那天下人都算为快。闲话表过不提。

只说匡胤又打上了算马，抓起骰子又掷，下边的又打上几

注。匡胤掷了三个四，三个六，名为“鸳鸯被”，四六加开，赢了七注。又打上了这一家，共有二十一锭。下家又要出注，匡胤把骰盆一推，说道：“会耍不会揭，必定是死血。你们要赌，算结了再赌。”一家赢三家，共赢了五十三锭。那输家，有银子的归了银子；没有的，把钱准抵，每锭该作钱五贯，一时间银钱堆满。匡胤见了，心中暗自欢喜，正是合着那古语二句，说道：

赢来三只眼，输去一团糟。

匡胤赢得性起，那里肯住，从新又告了么儿又掷。那五家一齐下注，叫声：“好汉！若有造化，这一掷儿赢了我五家；若没有造化输了，便是我们五家赢你一家。说过的，你我都不许悔赖，你可愿也不愿？”匡胤道：“你们既有此心，只管下注，我便一齐都掷。”说罢，抓起骰子，向那盆中哗啦的一声，掷将下去，只见先望了三个四，那三个却又滚了一回，滚出了一个二，两个么，这名儿唤做“呲牙红臭”。匡胤掷了这一盆，心下着急。想道：“他五家一齐赢了，我那里有这许多银子开发？输去财帛不甚打紧，只是弱了江湖走闯之名，日后有何面目再与天下人说长道短！我如今不如咬定牙，只得硬赖，胡乱儿顾了目前名目，再做道理。”想定主意，故意拍掌，呵呵大笑道：“这一盆骰子掷得爽利，真是难得，才算赢得快活。”那五家听说，都发恼起来，把骰盆搂住，问道：“你掷的是‘呲牙臭’，怎么反说是赢？方才‘五点儿臭’被你赖去，这‘四点儿臭’，又称他‘夺子’不成？”匡胤道：“你们总没经过阵场，别的名儿不识，连这‘踩遍夺子’也不认得，还要在此耍钱！”便把骰盆推开，就去抢钱。这五家儿那个肯依，哄的一声，齐齐跳起身来，撑撑擦擦，便有争嚷之意。这正是：

运蹇人逢鬼，时衰鬼弄人。

匡胤一见，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开口骂道：“小辈囚徒！你可去汴梁城中打听打听，我赵匡胤不是慈悲主顾、软弱娃儿，凭你什么所在，输了不给，赢了要钱，赌场中谁敢不让我三分！勾栏院一十八口御乐，止供我剑上一时之快；销金桥私税的土棍，一家儿也在我掌上捐生。希罕你关西这一伙儿野民，值得甚事？”说罢，轮拳便打。那五家儿一齐嚷道：“我们从来在此赌钱，并不曾遇着你这等赖皮！赢了要钱，输了便赖，还要想抢我们的银钱。你这赖皮，怎肯饶你？”亦便动手乱打。

彼此正在喧闹，只见那上面的头家立起身来，一声喝道：“你们也忒觉性躁了些，全然不谙事体。他乃宋家的领袖，怎可动手？你等两下也不必厮争，吾有主意与你们和解。”只因有此一番举动，有分教：目前来邪氛侵扰之灾，身后定不入版图之地。正是：

饶君大任非常士，难免旁求虚引端。

毕竟头家有甚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注 释

① 檼桷：房屋椽桷的总称。桷：方的椽子。

第十七回

褚玄师求丹疗病 陈抟祖设棋输赢

词曰：

寂寥村庙夜偏长，角技陶情待曙光。身染浮灾扶不起，黄冠，暗济丹药有余香。恍入瑶台观不尽，仙乡，欣怀博弈较谁强？彷徨一着争先失，须降，到此惟教笑满场。

——右调《定风波》

话说那头家见匡胤与五人争论输赢，各相混打，即忙立起身来，把五人喝住，不许动手。便将好言相劝匡胤道：“方才‘四果头’赖做‘巧儿’，‘五点臭’争是‘夺子’，也便罢了。这‘吡牙臭’委是好汉真输，再无勉强。论理该把银钱照注给付他们，才便正道，何必怒闹相争？如或好汉银钱不足，止把一半儿分俵①他们，也便没得说了，直恁逼足了不成？”

匡胤喝道：“你头家只顾抽头肥已罢了，谁要你出头多嘴，判断输赢？你便帮着自己伙伴，欺侮外人，将这软款话儿说我，想望打发他们。实对你说，要我赵匡胤分毫给付，万万不能。兄等我的日后重孙儿手内，才有你们的分哩！”那头家说道：“是了，既是好汉有了日期，便是亲降纶音，再无更变。你们各奔前程去罢，待后期到，才可取偿。”说了这一句，只听得远远地山

鸡遍唱，曙色初光。匡胤还待开言，忽听一声呼哨，那殿上的六人，转眼间俱都不见了。四下张望，杳无影迹，不觉打了一个寒噤，一阵昏迷，倒在尘埃，沉睡去了。

且说这赌钱的，乃是五个魑魅恶鬼；这抽头的，乃是监察判官。因符上天垂象，该应这五鬼托生混世，因此来至天齐庙，与这监察判官做了一路神祇。每常里作福作威，搅得这村庄上家家都怕，户户不宁。那众人就把这庄称为“神鬼庄”，又把这庙也称为“神鬼天齐庙”。后来搅扰得昼夜不堪，人人无可存身，只得四散而去，只剩下空空庄子。

那五鬼与这判官，等候太祖龙驾到来，他便设局引诱，要求封号。不期太祖说了“重孙儿身上”，这五鬼即当奉了御旨，各自散去。后来徽宗皇帝便是太祖的重孙，将半壁的天下与大金占去，就应在五鬼转世托生：一个是粘没喝，一个是二蟒牛，一个是金大赖，一个是娄室，一个是哈迷痴。那监察判官转生秦桧。一边外来侵削，一边内托议和，遂把大宋江山分了南北，皆因太祖今日赌钱之过。此是后话，不必赘提。

且说匡胤当时昏倒在地，直至日上三竿，方才渐渐苏醒，把眼一睁，只觉得浑身作痛，脑袋发眩。慢慢地将身立起，举眼看那上面塑着一位判官，旁边塑着五个小鬼，都是一般的凶恶之相。又见金银纸钱，铺满一地，纸糊骰盆丢在一旁。匡胤看了，甚是惊骇，暗暗想道：“可煞作怪！难道昨晚赌钱，就是这五个恶鬼，抽头的敢是这个判官？”留神细瞧，越看越像。忽然想起苗光义柬帖上言语所说：“遇鬼休把钱来赌。”今日看将起来，果应其言，苗光义的阴阳，都已有准。思思想想，害怕起来。又见输的七铤原银，尚在地下。即便拾将起来，藏入包裹，背上行李，离了天齐庙，竟望关西路径而走。